

人物志

冊全

人物志

四倍論要

性為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情流於外
 形能隨之故表其華度其變歸莫欲而極其
 惟至者為能以持其情故其變莫欲而極其
 判矣聖人及諸君子其性也剛其情也直其
 是俾聖人及諸君子其性也剛其情也直其
 其歸也剛其情也直其性也剛其情也直其
 邵人物志中篇論要
 之兼偏辨幽精得濟貴於道若度之長短權之輕
 無錄數
 一
 有知者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金臺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原序

人性爲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表正態度變露莫狀溷而莫覩其真也惟至哲爲能以材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是以倡惑於後是俾馳辨鬪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熄矣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劭人物志十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之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髮蔽也大抵考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用尙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矧蟲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非衆說之流

也王者得之為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為治性修身之樞括其效不為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媿夫良金美玉籛櫝一啓而觀者必知其寶也

自序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人以三光著其象聰明

之所貴莫貴乎知人聰於書記者六藝之一術知人

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

爻象則立君子小人之辭君子之資師資相成其來

尚敘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九土殊風五方異俗

易其方制其俗制禮樂則考六藝祇庸之德雖不易其

禮為首雖不改其本躬南面則援俊逸輔相之材皆所

以達衆善而成天功也繼天成物其任至重故天功

既成則並受名譽忠臣竭力而效能明君得賢而是

以堯以克明俊德為稱舜以登庸二八為功湯以拔

有莘之賢為名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為貴由此論之

聖人興德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

采土飯牛秦穆所以成霸西戎是故仲尼不試無所援

升猶序門人以爲四科汎論衆材以辨三等爲四科

道之首敘生知爲三等之上明德行者又歎中庸以殊

聖人之德鮮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人尚德以勸庶幾之

論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三月不違仁乃窺德行之

之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露誠蔽在無隱此偏材之

也常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而無爲在上者兩順其

抗並用拘疾慳慳而無信以明爲似之難保情厚聖人

難之聽託其言而觀其所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

知居止之行求必契始以要終行必覩初以人物之

察也如此其詳不詳察則官材失其荒矣是以敢依聖訓

志序人物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人物志提要

古今本云

人物志三卷魏劉劭撰劭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官散騎常侍正始中賜爵關內侯事蹟具三國志本傳別本或作劉劭或作劉劭此書末有宋庠跋云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別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義說文則爲劭音同上但召旁從口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劭是也所辨精核今從之其註爲劉昞所作昞字延明燉煌人舊本名上結銜題涼儒林祭酒蓋李暠時嘗授是官然十六國春秋稱沮渠蒙遜平酒泉授昞祕書郎專管注記魏太武時又授樂

平從事中郎則昞歷事三主惟署涼官者誤矣
邵書凡十二篇首尾完具晁公武讀書志作十
六篇疑傳寫之誤其書主於論辨人才以外見
之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
以下皆著錄於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覈
近理視尹文之說兼陳黃老申韓公孫龍之說
惟析堅白同異者迥乎不同蓋其學雖近乎名
家其理則弗乖於儒者也昞注不涉訓詁惟疏
通大意而文詞簡古猶有魏晉之遺漢魏叢書
所載惟每篇之首存其解題十六字且以卷首
阮逸之序譌題晉人殊爲疏舛此本爲萬曆甲
申河間劉用霖所刊蓋用隆慶壬申鄭旻舊版
而修之猶古本云

人物志目錄

上卷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中卷

材能五

利害六

接識七

英雄八

八觀九

下卷

七繆十

效難十一

釋爭十二

人物志卷上

魏劉劭撰

涼劉昞注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九徵第一

人物情性志氣不同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

習是質稟之自然情變由於染

也質情性之理甚微而元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

知無形狀故常人不能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

為質涉寒暑歷四時稟陰陽以立性剛柔之意別矣

體五行而著形稟精於金木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

之由氣色外著故相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質白

味甘受和者百行也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也惟淡

之根本人情之良田也

五味得和焉若苦則不能鹹矣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

甘矣若酸也則不能鹹矣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

致用有宜通變無滯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

而後求其聰明譬之驥雖超逸絕羣若氣性不聰

明者陰陽之精離之目坎耳視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

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耳目兼察通幽達微

自非聖人莫能兩遂雖得之於目故明白之士達動

之機而暗於元慮達於進趨而暗於止靜以之進趨

入也元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性安沈默而以

之閑靜則元微之道構以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

水內映不能外光人各有能物各有性是以聖人任

動止得節出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陽動陰靜乃

體矣筋勇色青血勇色赤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

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性者成形之具五物

之實各有所濟性多則偏性生也是故骨植而

柔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木則垂蔭為仁

不能成仁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則火

照察為禮之本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

信之基也土必吐生為信之基也筋勁而精者謂之

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金能斷割為義之決色平

而暘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達為

通微不五質恆性故謂之五常矣五物天地之常氣

五常之別列為五德是故溫直而擾毅木之德也而溫

不直則懦慢剛塞而弘毅金之德也弘而不毅則缺

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愿而不恭則悖寬栗而柔立

土之德也寬而不栗則慢簡暘而明矻火之德也而簡

不鳴則滯明雖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人情萬化不勝極尋常

竟源常故其剛柔明鳴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

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自然之理神動形色誠發於中德輝外耀故心質

亮直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

安閒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

容之動業業踰踰德容之動顛顛印印夫容之動作

發乎心氣心氣於內容見於外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心不繫一聲和

乃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清而亮者律和而平者呂有和平之聲

有清暘之聲有回衍之聲心氣不同故聲發亦異也夫聲暘於氣

則實存貌色非氣無以成聲聲成則貌應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

誠勇必有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聲既殊管故色亦異

狀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貌色徐疾為神之徵驗徵神見貌則

情發於目目為心候故應心而發故仁目之精慤然以端心不傾倚

則視不勇膽之精曄然以彊志不怯懦則然皆偏至

之材以勝體為質者也威不能怒而嚴故勝質不精則

其事不遂動能勇而不能怯是故直而不柔則木

失其勁而不精則力失其正勁固而不端則愚

陷於氣而不清則越辭不無成暘而不平則蕩

蕩然是故中庸之質異於此類其體兩兼故為眾材

主之五常既備包以澹味既體鹹酸之量五質內充五

精外章五質澹凝麗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

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性不問賢愚皆受氣質之稟

至阜隸牧圉皆精色視其儀象下能知精神則窮理盡

性聖人能以見天之下動而擬諸性之所盡九質之

徵也陰陽相生數不遇九故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

則質平神陂則質陂神明平明暗之實在於精

濁則實明精勇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用故筋勁彊

弱之植在於骨骨者植之基故骨剛躁靜之決在於

氣氣者決之地也氣盛決慘憺之情在於色色者情

故悅色悴由情憺衰正之形在於儀儀者形之表也故

肅由形態度之動在於容容者動之符也故衰動緩急

之狀在於言言者心之狀也故心怒其為人也質素

平澹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

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孰能與於此九徵有違違

乖戾則偏雜之材也或聲清色懌而質不崇直三度

不同其德異稱偏材荷一至之名兼材居德故偏至

之材以自名猶百工衆技兼材之人以德為目仁義

得目兼德之人更為美號道不可以一方待育萬物而不為

仁齊衆形而不為德凝然平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

庸謂之中履常故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大義不可親

無德而稱寄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

稱也施仁以親物立義以利仁一至謂之偏材偏材

小雅之質也徒仁而無義徒義而無仁兼一徵

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純許似直而非通一至

一違謂之閒雜閒雜無恆之人也善惡參渾心無定

擬無恆依似皆風人末流教化之孔艱者乃有末流之

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概也豈徒成羣

體別第二稟氣陰陽性有剛柔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汎然不繫一貌故鹹而不齷

謂之鹹耶無齷可口淡而不醜謂之淡耶質而不縵

謂之質耶文而不績謂之文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

居鹹淡之和處質文之際是以望之變化無方以達

儼然即之而文言滿天下無辭費

為節應變適物是以抗者過之勵然抗奮於塗而拘者

不逮屯然無為於外夫拘抗違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

所失養形至甚則病攻其內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

正失在激訐於計刺生剛厲柔順安恕美在寬容失在少決

多疑生於怒懦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慢法生於桀悍精良

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疑難生於畏慎彊楷堅勁用在楨

幹失在專固於專己生堅勁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

傲宕生於機辨普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溷濁生於周普清介

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於拘局生廉潔休動磊落業在攀

躋失在疏越於疏越生磊落沈靜機密精在元微失在遲緩

遲緩生於沈靜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於漏露生於徑盡多智

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於隱違生於韜情及其進德之日不

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拘抗者自是以奮勵而指

人之所短以益其失負者愈拘石沈軀或抱者愈抗或猶晉楚

帶劍遞相詭反也則自晉視楚則笑其在右左右雖殊各以其用

而不達理者橫相誹謗是故彊毅之人狠剛和不

戒其彊之搪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以柔順為撓弱

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機微之能入柔順之人緩

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抗為劇安其舒抗以猛

劇傷安其怒忍之心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緩心寡斷何雄

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為恒竭

其勢以順為恒怯而是故可以涉難難與居約奮

毀跌何約之能居懼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慳於為我而

以勇為狎增其疑以勇為輕侮而是故可與保全

難與立節畏患多忌何凌楷之人秉意勁特不戒其

情之固護而以辨為偽彊其專以辨博為浮虛而是

故可以持正難與附衆執意堅持何能附辨博之人論理

瞻給不戒其辭之汎濫而以楷為繫遂其流以楷正為繫礙

而遂其流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辨博汎濫何能立弘

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雜而以介為狷廣

其濁以拘介為狷戾而是故可以撫衆難與厲俗周洽

溷雜何風狷介之人矻甫廉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

狹而以普為穢益其拘益其拘局之心是故可與

守節難以變通道狹津隘何通塗之能涉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

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靜為滯果其銳以沈靜為滯屈而增果銳之心

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志在超越何謙後之能持沉靜之人道

思迴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為疏美其愜以動為躁

龕疏而美其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思慮迴復何機速之能及

樸露之人中疑實確不戒其實之野直而以譎為誕

露其誠以權譎為浮誕而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

實確野直何輕重之能量韜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

而以盡為愚貴其虛以款盡為愚直而是故可與讚

善難與矯違韜譎離正何夫學所以成材也疆毅靜

順厲其愞恕所以推情也推己之情偏材之性不可移轉

矣固守性分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剛毅之

激訐之心彌篤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意之所非不信

者逆信推己之信謂人為信詐者逆詐推己之詐則信

者或受故學不入道恕不周物偏材之入各是己能

也此偏材之益失也材不能兼教之愈失是以宰物

去其詐然後羣材畢御而道周萬物而已

流業第三三材為源習者為流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性既不同染習又異有清節

家行爲範有法家立制有術家無方慮有國體純備有器

能而三材有臧否是非有伎倆工錯意巧有智意衆疑有文

章比屬辭事有儒學深明有口辨給捷有雄傑過人若夫

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

建法立制疆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

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

三材皆備德與術法皆純備也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

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

有三材三材皆微不純備也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

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

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三材爲源則清節之流

不能弘恕以清爲理何能寬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己不寬恕則是非生

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

法制於近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務在功成是

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

□□求功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長於

必短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

材為本非德無以正法非法無以興術故雖波流分

別皆為輕事之材也耳目殊官其用同功能屬文著

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

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辨不入道而

應對資給是謂口辨樂毅曹邱生是也膽力絕眾材

略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

臣之任也各抗其材不能兼備保守主德不預焉主

德者聰明平淡總達眾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目不

耳不參聽各司其官則眾材達眾是故主道立則十

材既達則人主垂拱無為而理

二材各得其任也上下無為則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

掌以道德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禁制姦暴術家之

材三孤之任也掌以廟謨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位

三槐道坐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總御百官臧否之材

師氏之佐也以別分是非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制師氏

以佐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故掌冬官儒學之材安

民之任也保安其人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憲章紀

後代辨給之材行人之任也送迎道路驍雄之材將帥

之任也討平不順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

而太平用成足操物手求行四體何由寧理道何由

平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好惟見大匠善規則一材處

權而衆材失任矣得惟經其直雖目運規矩無由成矣

材理第四故講羣材至理乃定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言前定則不惑及其論

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事有萬端入情

外駁誰能定之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

則理失而事違也情詭理多何由而得夫理有四部道義事情

明有四家明通四部各有其家情有九偏以情犯明流有七似

似是而非說有三失辭勝理滯難有六構彊良競氣

通有八能聰思明達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

理也以道化人法制正事事之理也以法理人禮教

宜適義之理也進止得宜人情樞機情之理也觀物

言在語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

故質於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道義與

有是故質性平淡思心元微容不躁能通自然道

理之家也能通自然質性警徹權略機捷容不遲

心機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以事為理故質性和平

能論禮教禮教不失適則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以義為禮

故明於質性機解推情原意原容不妄動則能適其變

情理之家也能以情為理故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

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明出於真情動於性情勝

剛略之人不能理微用意不元疏故其論大體則弘博

而高遠性剛則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志遠故抗厲

之人不能迴撓用意不旋屈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厲性

則理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滯礙堅勁之人好攻

其事實用言不虛徐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性確則涉

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言切則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

用意在退疾急志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窮理銳於即大義

則恢愕而不周遺大浮沈之人不能沈思用志不

密淵序疏數則谿達而傲博性浮則立事要則熅炎而

不定志傲則淺解之人不能深難用意淺晚聽辯說

則擬鍰而愉悅性殘則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易悅

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用意徐緩疾論仁義則弘詳而

長雅性雅則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徐雅故溫柔之

人力不休彊用意溫潤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暘性理和

順擬疑難則濡悞而不盡依違好奇之人橫逸而

求異用意奇特權造譎則倜儻而瓌壯性奇則案清

道則詭常而恢迂恢詭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

心之所可以為理非心之所可以為理是若乃性不精

暘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浮漫流雅

有理多端似若博意者辭繁喻博有迴說合意似若

讚解者外似口口有處後持長從衆所安似能聽斷

心機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以事為理故質性和平

能論禮教禮教不失適則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以義為禮

故明於質性機解推情原意原物得意則能適其變

情理之家也能以情為理故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

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明出於真情動於性情勝

剛略之人不能理微用意不元疏故其論大體則弘博

而高遠性剛則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志遠故抗厲

之人不能迴撓用意不旋屈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厲性

毅則理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理毅則堅勁之人好攻

其事實用意不虛徐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性確則涉

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言少則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

不用疾急志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窮理銳於即大義

則恢愕而不周遺大浮沈之人不能沈思用志不

彼意大同而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以方不入圓善喻

者以一言明數事辭附於理則不善喻者百言不明

一意辭遠乎理雖汎濫多言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

也誰聽之不明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每得

住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逐其言舍本而理末則辭

構矣不尋其本理而善攻彊者下其盛銳對家疆梁

故善攻疆者避其初鼓也扶其本指以漸攻之三鼓氣勝不善攻

疆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疆者意銳辭或暫誤挫

其銳意則氣構矣非徒羣言交錯善躡失者指其所

跌彼有所不通不善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陵其屈跌

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非徒聲色而已或常所思

求久乃得之倉卒諭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諭久思

而人以為難諭則忿構矣非徒忿恨等夫盛難之時其

誤難迫且氣盛辭避之故善難者徵之使還氣折意還不

善難者凌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棄誤顧藉其

勢無由則妄構矣妄言非警凡人心有所思則耳且

不能聽不聞雷至是故並思俱說競相制止欲人之

聽己欲制他人之言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己意則

以為不解由非彼方思故人不出言人情莫不諱不解謂

性諱怒則諱不解則怒構矣於不顧道理是非凡此六構

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造事立義當

有變說小故終若說而不難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

矣則人競說若不可難質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矣

言盈庭莫肯執其咎必也聰能聽序登高能賦求物

量突蒼舒思能造端子展謀侵晉乃明能見機與駢觀

師知秦辭能辯意伊藉答吳王之盟捷能攝失郭淮答

自知必免防風之誅守能待攻子墨子謂楚人於宋攻能奪守子毛

進曰今日從為楚不為趙也楚王從而謝之奪能易予以子之予易子之盾則物主辭窮

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

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所謂偏材之人則所

達者偏而所有異目矣各以所通而立其名是故聰能聽序謂

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謂

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捷能攝失謂

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

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謂之質說之材通材之人既

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同即相是

是以心相喻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下雖明包

衆理不以尙人恆能謙下聰睿資給不以先人常懷後

故在善言出己理足則止不務煩辭鄙誤在人過而

人物志卷上十二中華書局聚

不迫見人過跌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扶贊人之所能則人

任矣不自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媚胡故反與盲人言不以

言例及己之所長與己有武力不說直說變無所畏惡

通材平釋信而後諫采蟲聲之善音不以聲醜贊愚

人之偶得廢其嘉言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

折謝不恡不避銳跌方其勝難勝而不矜理自勝耳

心平志諭無適無莫付是非於道理期於得道而已

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曠然無懷委之至當是

人物志卷上

人物志卷中

材能五

利害六

接識七

英雄八

八觀九

材能第五

材能大小其準不同量力而授所任乃濟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

雞愚以為此非名也

夫人材猶器大小異或者以大鼎不能烹雞喻大材不能治小

失其名也

夫能之為言已定之稱

先有定質而後能名生焉豈有能大

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

寬急

寬者宏裕急者急切

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

寬宏宜治大急切宜治小

寬宏之人宜為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

則煩碎事不成

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辨於己

宏裕則網漏庶事荒

矣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

能治小

大縣亦能以實理寬急論辨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

當言能大不能小也若能大而不能小仲若夫雞之

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鼎能烹牛亦能烹雞故鼎亦

宜有大小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雞乎但宜與不

能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

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武者治軍旅夫人材不同

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總御百官有立法使人從之

之能無法懸人懼有消息辨護之能周旋得節有德教

師人之能道術深明有行事使人謹讓之能云為得

時有司察糾摘之能督察是非有權奇之能務以奇

功立有威猛之能猛毅昭著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

能既殊任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

朝也則冢宰之任為國則矯直之政其身正故掌天

官而總百揆

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爲國

則公正之政法無私故掌秋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

故在朝也則三孤之任爲國則變化之政計慮明故輔三槐而

助論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佐

爲國則諧合之政智意審故佐天行事之能謹讓之

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佐爲國則督責之政辨衆

佐秋官而督傲慢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

之任爲國則藝事之政伎能巧故任冬司察之能臧

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佐爲國則刻削之政

是非章故佐師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

將帥之任爲國則嚴厲之政體果毅故總六凡偏材

之人皆一味之美譬飴以甘爲名故長於辨一官工弓

操材而有餘力而短於爲一國兼掌陶冶何者夫一官之任

以一味協五味鹽人調鹽醃土官治牆則五味成矣一

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水以無味故五味得其和猶

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五方不同風俗各異而人材

不同故政有得失得以簡治易則失是以王化之政宜於

統大之易簡而天下以之治小則迂網疎而吞辨護之

政宜於治煩煩事皆辨護以之治易則無易民甚不便也

策術之政宜於治難權略無方以之治平則無奇術

煩衆民矯抗之政宜於治侈矯枉過正以之治弊則

殘俗弊治嚴諧和之政宜於治新苟與禮殺以之治

舊則虛苟合之救公刻之政宜於糾姦刻削不止以

之治邊則失衆衆民憚法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亂民

非威以之治善則暴濫政猛民殘伎倆之政宜於治富

民以國疆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民易貨改鑄故量能授

官不可不審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

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材智勝則能言至於國體

之人能言能行故為衆材之雋也人君之能異於此

以平淡無為故臣以自任為能竭力致功君以用人為

能任賢使能臣以能言為能而各言其能君以能聽為

能聽言觀行臣以能行為能必行其君以能賞罰為

能必當其所能不同臣君無為而故能君衆材也若君

為代大匠不斲則衆能失巧功不成矣

利害第六建法陳術以利害歸於己

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流漸失源夫清節之業著于

儀容發於德行心清意正則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

化德輝昭著故不試而效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

進理順則衆既達也為上下之所敬德和理順其功

足以激濁揚清師範僚友其為業也無弊而常顯徒非

不弊存而有顯故為世之所貴德治有常不能賤法家之業本於制

度待乎成功而效法以禁其道前苦而後治嚴而

為眾初以威嚴是以勞苦故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

忌法者眾亂已試也為上下之所憚憲網肅然其功

足以立法成治治道乃成其弊也為羣枉之所讎行法

寵貴終受其害其為業也有敝而不常用明君乃能用之不

待於謀得而章斷於未行人無信者功其道先微而

後著精而且元終始合符是以道著其未達也為眾

人之所不識謀在功前其用也為明主之所珍暗主

豈能貴之其功足以運籌通變變以求通故其退也藏於

隱微計出微密其為業也奇而希用王計神奇用故

是以不露

或沈微而不章世希能用智意之業本於原度其道

順而不忤將順時宜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容庶事

不逆善已達也為寵愛之所嘉與衆同和其功足以

讚明計慮媚順於時言其敝也知進而不退不見忌

慕進也或離正以自全用心多媚其為業也諳而難持

韜情謂智非雅正之倫也故或先利而後害知進忘退臧否之業

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矻清而去纖芥故其未達也為

衆人之所識清潔不汚已達也為衆人之所稱業常

出則受譽其功足以變察是非理清道潔其敝也為詆訶

之所怨詆訶之徒其為業也峭而不裕峭察於物故

或先得而後離衆清亮為時所稱伎倆之業本于事

能其道辨而且速伎計如神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

異伎能出衆故已達也為官司之所任遂事成其

雖微而顯已達也為官司之所任政之所其

功足以理煩糾衷釋煩理衷其敝也民勞而下困不

下困而其為業也細而不泰故為治之末也道不平宏其能泰乎

接識第七兼推己接物俱識同體乃達羣材

夫人初甚難知貌厚情深而士無眾寡皆自以為知

人故以己觀人則以為可知也己尚清節則凡清觀

人之察人則以為不識也夫何哉由己之所尚在於

於便利欲曲直不是故能識同體之善則性

士而或失異量之美讓之者不美乃何以論其然夫

清節之人以正直為度故其歷眾材也能識性行之

常度在正直故而或疑法術之詭謂守正足以致治

法制之人以分數為度故能識較方直之量度在法

方直而不貴變化之術謂法分足以濟時術謀之人

以思謨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貴策略之而不識

導法之良謂思謀足以化民器能之人以辨護為度

故能識方略之規悅度在辨護故而不知制度之原謂方

以計足以立功何智意之人以原意為度故能識韜誥

之權悅韜誥之意人而不貴法教之常謂原意足以為

也伎倆之人以邀功為度故能識進趣之功度在邀

之功能而不通道德之化謂伎能足以成事臧否之人

以伺察為度故能識訶砭之明悅度在伺察故而不暘

侷儻之異謂謹訶乃成教言語之人以辨析為度故

能識捷給之惠悅度在剖析故而不知含章之美謂辨

乃理何以是互相非駁莫肯相是人皆自以為是

取同體也則接詒而相得性能苟同則雖胡取異體

也雖歷久而不知性能苟異則雖比凡此之類皆謂

一流之材也故同體則疎親若二至已上亦隨其所兼

以及異數法家兼兩故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以法洽者所以術輔法

以舉不過法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法體法術兼行盡

有諸流則亦能兼達衆材體通入流則入材故兼材

之人與國體同謂入材之人始進陳言欲觀其一隅

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

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

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

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乃在上者兼明入材然後

矣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察言之時何以

識其兼材也其爲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爲之名

目如是兼也每因事類杼盡人之所如陳以美欲人

稱之又己之有善因事自說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

偏也人之稱之口不和也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法聞

術則疑其刻削聞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淺者意近

道不入則以彊兵之義示之異則相返反則相非

以李兌塞耳不聽蘇秦之說是故多陳處直則以為

見美似以其多也疑靜聽不言則以為虛空待時來語

抗為高談則為不遜辭護理高遜讓不盡則以為淺

陋卑言寡氣疑其淺薄言稱一善則以為不博未敢多陳歷發

眾奇則以為多端釋之復以為多端先意而言則以

為分美言合其意因失難之則以為不喻欲補其失

說以對反則以為較己言乃反其事而明也博以異雜則

以為無要謂之無要論以同體然後乃悅弟兄忿肆

暢而和悅於是乎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苟言之同

譽而已乃至此偏材之常失意常姻護欲人同己

英雄第八自非平淡能各有名英為文昌雄為武稱

夫章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羣者為雄物尚有人乎故

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武以雄為號是故聰明秀

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

校其分數則牙則須英得雄分然後成剛各以二分

取彼一分然後乃成聰明須膽而後成雄有膽力須

後立而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

則說不行不能正言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

則事不立不能立事是故英以其聰明始以其明見

機明以謀事之始待雄之膽行之不能行則雄以其力

服眾以其勇排難非力眾不服待英之智成之智以

巧乃成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譬金待水而成利功

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

事智能坐論而明不見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

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明能循常勇不能若

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

力雖絕羣膽雄不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

事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力能先登臨事無必

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張良

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韓

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異名張良英智

勝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制勝

雄可以為將揚威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

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

也英以致智智能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

蓋世明能合變膽烈無前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

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羣雄

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英雄既服矣故能吞秦破楚

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勝在於身則能勝物

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內外無主於中何由入徒雄而不

英則智者不歸往也無名以接之何由往故雄能得雄不能

得英兜虎自成羣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故一人之

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

業也武以服之文以綏之則業隆當年福流後世

八觀第九羣材異品志各異歸觀其通否所格者八

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閒雜或慈欲濟恤而恡奪其人或救濟廣

厚而乞醢為惠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觀其愠作則審常度可審三曰

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微質相應四曰觀其所由以辨

依似依許似直倉卒難明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

純愛則物親而情通六曰觀其情機以辨恕惑所得其

純敬則理疎而情塞

則怨違其所欲則惑其計刺雖直而八

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雖體衆材而材不聰明何謂

觀其奪救以明閒雜夫質有至有違剛質無欲所以

所以若至勝違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所以欲勝剛

而不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

不恤者厲必有剛有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

涕於慈心發將分與則恠嗇是慈而不仁者為仁者必濟恤者覩

危急則惻隱於仁情動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

為恤者必赴危處虛義則色厲精厲見顧利慾則內荏是厲

而不剛者為剛者必無慾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恠奪之也愛

傷於慈仁而不恤者則懼奪之也惟怯損厲而不剛者

則慾奪之也於利慾害故曰慈不能勝恠無必其能仁

也於愛則不施何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畏懦不

人物志卷中 八中華書局聚

行之能厲不能勝慾無必其能剛也情存利慾何是故

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為害器力此質既弱而有伎貪悖

之性勝則彊猛為禍梯廉質此禍己之梯也強亦有善情

救惡不至為害惡物宜剪而除純善之人憐而愛惠

分篤雖傲狎不離夷生結交情厚分深雖原壤助善

著明雖疾惡無害也疾如殺無道以就非有道救濟過厚

雖取人不貪也譏取人之物以有救濟雖是故觀其奪

救而明閒雜之情可知也濟或畏恠奪慈仁或救過

怒而何謂觀其感變以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

之必觀其辭旨察其應贊視發言之旨趣夫觀其辭

旨猶聽音之善醜善音唱而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否

也能聲和而別故觀辭察應足以互相別識是非相舉和然

則論顯揚正白也辭顯唱正不善言應元也之默而識

元經緯元白通也明辨是非移易無正雜也據言不一

也謂通理雜先識未然聖也追思元事叡也見事過人明也以

明為晦智也常心雖明不足微忽必識妙也而能察之美

妙不昧疎也是心致昭然測之益深實也之愈精猶泉

滋中出測之益深也假合炫燿虛也道聽塗說久而無實猶自

見其美不足也智不知以自伐不伐其能有餘也畏不

知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有憂喜之故憂患之色

乏而且荒憂患在心疾疢之色亂而垢雜黃黑色雜

喜色愉然以懌愠色厲然以揚妒惑之色冒昧無常

羸白羸赤憤在面及其動作蓋並言辭言亦從之是故其言

甚懌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色心恨而不言疆和其言

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違言不自盡故辭雖言

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憤怒填胸者未言將

發而怒氣送之者疆所不然也欲疆行不然之凡此

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違意心權而怒容雖欲違之精

色不從心動貌從感愕以明雖變可知憤雖在內感愕發

知是故觀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觀人辭色而知

然後何謂觀其至質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

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二至質氣之謂也質

故骨直氣清則休名生焉骨氣相應氣清力勁則烈

名生焉氣既清矣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智既勁矣

稱智直彊慤則任名生焉直而又美集于端質則令

德濟焉質微端加之學則文理灼焉圭玉有質是

故觀其所至之多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尋其質

清濁雖有少之異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

訐性違不能公正質氣俱有依訐似直以訐訐善直

之許許純純宕似流不能通道何質氣俱宕依宕似通行

傲過節容似通之宕故曰直者亦許許許者亦許許其許則

同其所以為許則異純許為許許善惡刺非通者亦宕

宕者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為宕則異而通入之宕簡

傲僻以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溫者德也所以溫和為直

直而好許者偏也所以直過許而不直者依也似純許

為依道而能節者通也所以道自節通而時過者偏也

所以為偏宕而不節者依也所以純宕自通偏之與依志

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或質同通直是故輕諾似烈

而寡信不量己力輕并死人命多易似能而無效材不顧

自謂能辦受事猖獗皆無效驗進銳似精而去速精躁之人訶者似

察而事煩謹詞之人訐施似惠而無成當時似給面

從似忠而退違却則自是此似是而非者也朱聖人

之惡亦有似非而是者事同於非其大權似姦而有功

以成其功太甲大智似愚而內明終日不違博愛似虛而

實厚似虛而實正言似訐而情忠譬帝桀紂夫察似

明非御情之反欲察似類審則是非有似理訟其實

難別也故聖人參訊廣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

實若其實可得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是以故聽

言信貌或失其真言訥貌惡仲詭情御反或失其賢

疑非人情公賢否之察實在所依雖其難知即當尋

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雖然察其所依

似身其體氣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

莫過愛敬敬立於君臣是故孝經以愛為至德起父子

親故為以敬為要道終為道之要易以感為德氣通

以利養之亦謙為道尊卑殊別老子以無為德施化無

也則以虛為道寂寞無倫也禮以敬為本禮由陰作樂由清淨樂以

愛為主樂由陽來然則人情之質有愛敬之誠哺乳

生矣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而道無不通也體道

故物順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廉

以好敬是而衆人不與衆人樂愛愛愛多於敬則雖廉

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廉人寡常人衆人樂愛

愛之為道何則敬之為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必動

不可少矣人不及溫和不久而歸也愛之為道也情親意厚深而

感物煦淪篤密感物深報德是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

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篤於慈愛則溫和而上下之內

外之情塞然必愛多敬少須不可一時而無然行其二

義者常當務令愛多敬少然後肅穆之風可得希矣

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恕惑夫人之情有六機杼其所

欲則喜為有力者譽焉獲不杼其所能則怨為辨給

人物志卷中 十二中華書局聚

不緘其心莫以自伐歷之則惡抗己所能以歷以謙損

下之則悅卑損下人皆喜悅犯其所乏則媼惡己所短故稱

其所以短則以惡犯媼則妒自伐其能人所媼也今伐其所

則妒入所媼也此人情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

志欲遂己成故烈士樂奮力之功遭難而奮善士樂督

政之訓善政士用能士樂治亂之事治亂而術士樂計

策之謀廣算而辨士樂陵訊之辭實贊而貪者樂貨

財之積貨財積則貪幸者樂權勢之尤權勢之尤則

苟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杼其所欲則喜也欲

復何怨乎若不杼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獲其志則

戚憂己材是故功力不建則烈士奮奮憤不能德行

不訓則正人哀哀不得政亂不治則能者歎歎不得

敵能未弭則術人思思不得貨財不積則貪者憂憂

其利權勢不尤則幸者悲悲不得是所謂不忤其能

則怨也其所能悅也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

皆欲居物先故自伐皆欲勝之類也是故自伐其善

則莫不惡也惡其有勝是所謂自伐歷之則惡也是以

不自伐人情皆欲求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下

有推與之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懌

皆欲勝人否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是以君子人情

皆欲掩其所短見其所長稱其所長則悅是故人駁

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情之憤悶是所謂駁其所乏則

姻也覆冒純塞人情陵上者也見入勝己陵犯其所

惡雖見憎未害也雖惡我自伐若以長駁短是所謂

以惡犯姻則妒惡生矣其害是以長駁人之短而取凡

此六機其歸皆欲處上人物之皆爾是以君子接物犯

而不校知物情好勝雖或以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

避其害也誰務行謙敬小人則不然既不見機不達妒

而欲人之順己謂欲人以佯愛敬為見異孔光逡巡

以偶邀會為輕謂非本心苟犯其機則深以為怨人小

難事而是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明賢

志在退下鄙劣志在陵上是以平淡之主御之以正

訓貪者之所憂戒幸者之所悲然後物不自伐下不

位治道有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夫偏材之人

皆有所短智不能故直之失也訐父攘羊而子證之

剛之失也厲剛不傷於理故諫和之失也慥慥弱不

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訐怒其訐也

訐也者直之徵也非訐不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

悅其剛不可非其厲怒其厲也厲也者剛之徵也非厲

宮之奇為人

慥不能彊諫

夫直者

剛不傷於理故諫

慥弱不

訐父攘羊而子證之

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夫偏材之人

志在退下鄙劣志在陵上是以平淡之主御之以正

訓貪者之所憂戒幸者之所悲然後物不自伐下不

皆有所短智不能

剛之失也厲

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訐

訐也者直之徵也非訐不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

悅其剛不可非其厲怒其厲也厲也者剛之徵也非厲

不能和者不慥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慥

為剛用入之慥也和慥也者和之徵也能非慥和介者不拘無以

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怒用入之介拘也者介

之徵也能非拘不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純許之入有

長者必以短為徵徵純和之入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

其材之所長可知也欲用其剛必何謂觀其聰明以

知所達夫仁者德之基也載德而行義者德之節也制德之所

宜禮者德之文也禮德之信者德之固也固德之智

者德之帥也成非智不夫智出於明成明達乃明之於人

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智火日所以照晝夜其明

益盛者所見及遠智火日愈明所照愈遠及遠之明難

聖人猶有不及是故守業勤學未必及材學生知者上材藝精

巧未必及理因習成巧理義辨給未必及智業理成事

人 物 志 卷中 十三 中華書局聚

元智智能經事未必及道去役智經務矣道思元遠然後乃

周道無不周載是謂學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

不及道道四變而後及道也者反覆變通理不繫一是

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為勝仁者濟物之資合

而俱用則明為將仁者待明故以明將仁則無不懷

仁威以使之以恤之以明將義則無不勝示以斷其明將理則

無不通萬理若明練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遂暗者昧

成成務遂故好聲而實不充則恢恢迂遠好辨而理不至

則煩無辭煩而好法而思不深則刻於刻過好術而計不

足則偽詐詭誣也是故鈞材而好學明者為師比力而爭

智者為雄等德而齊達者稱聖聖之為稱明智之極

名也是動而為天下法言而為萬世是以觀其聰

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人物志卷中

人物志卷中

古中華書局聚

人物志卷下

七繆十

效難十一

釋爭十二

七繆第十

以人物之理妙而難明

七繆第一

曰察譽有偏頗之繆

聽實不明故

二曰接物

有愛惡之惑

或情同忘其惡或

三曰度心有小大之

誤

或暗而大無明

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

而速成

者有晚成者

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

材同勢均則相敬

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

藉富貴則惠施而名申

觀奇有二尤之失

塊妙尤含藏直尤虛

夫采訪之要不

在多少

要在得正

然徵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

目不能察

故人以為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為非則

意轉而化之

信人毀譽故向之

雖無所嫌意若不疑

信毀譽者心雖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

無嫌意固疑矣是明既不是疑豈可勝計不暘其本胡可必信去愛

萬原是明既不是疑豈可勝計不暘其本胡可必信去愛

情則實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雖聽人言常不知人

者以耳敗目親見其誠猶故州閭之士皆譽皆毀未

可為正也或獨附不阿羣交遊之人譽不三周未必信

是也貌取人而行違之周色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閒必

每所在肩稱蠻言忠信之邦行篤敬雖上等援之下等推之

蠻貊推之況州里乎苟不能周必有咎毀行不篤敬者或詔諛

失於上下而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故非之者多偏下

失上則其進不傑上雖推異故誠能三周則為國所

利此正直之交也由其正直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

或違正阿黨故合而是之皆合而非或在其中或特立不羣若有

奇異之材則非眾所見奇逸趨眾而耳所聽采以多

為信不能審察其材是繆於察譽者也信言察物必多繆失是以

聖人如有所試夫愛善疾惡人情所常不問賢愚情苟

不明質或疎善善非豈故然哉由善者見疎何以論之

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既有百非以其所是順己

所長惡人一是與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與

己同忘其百非謂矯駕善人雖善猶有所乏雖有百

短一以其所乏不明己長善人一短與以其所長輕己

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皆棄謂曲杖為

匕首葬楮是惑於愛惡者也微質暗昧者其於接物

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宏大心欲噤小精微所

以入神妙也失神則懿重所以崇德宇也躁則志大所

以勤物任也小則心小所以慎咎晦也大則故詩詠

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言不貪求大名

王赫斯怒以對於天下志大也故能誅紂定天由此

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大心小故三分天下有其

二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志大而心又心大志小

者傲蕩之類也志小而心闊遠故心小志小者拘慥

之人也豈能宏大衆人之察或陋其心小見沛公燒

定天不能或壯其志大便謂足以匡諸侯是誤於小大

者也心常誤於小大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

智而速成者童氣清朗生則秀異故有晚智而晚成

者質重氣遲則久而後成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

質濁氣暗終老無成故原壤有少有令材遂為雋器

者幼而通理長則愈明故常材四者之理不可不察

當察其早晚夫幼稚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

有端緒仲尼戲言俎豆故文本辭繁幼辭繁者辯始

給口

必幼辯給口者長

仁出慈恤

長幼慈恤者

施發過與過

與者長慎生畏懼

長幼多畏者

廉起不取

長幼不妄取早

智者淺惠而見速

達見小事則

晚成者奇識而舒遲

雖智

舒緩能終暗者竝困於不足

達其形容則

意皆務難易

遂務者周達

而有餘

皆事無大小

而衆人之察不慮其變

責常以一

是疑於早晚者也

疑或以早成而疑

晚智或有妙失也

而

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是

在己名

利與之損害之源在於非失

非失在己故以無賢愚

皆欲使是得在己

賢者尚然

能明己是莫過同體

同體

於我則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

能明己

憎惡對反而毀之

與己體反

而譽之

以同體能明己

是

以惡而

疎序異雜而不尚也

則不與己同不與己異

推而論之

無他故焉夫譽同體毀對反所以證彼非而著己是

也由與己同體故證至於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己

無害則序而不尚非不以彼為是所以己為是故同體

之人常患於過譽者譬俱為力人則力小者慕大力大

及其名敵則尠能相下之若俱能負鼎則爭勝是故直

者性奮好人行直於人則見人好之直而不能受人之訐

刺己之非則盡者情露好人行盡於人則見人穎露而

不能納人之徑說己徑盡則務名者樂人之進趨過

人見人乘人則而不能出陵己之後人陵於己則是

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也並為營力則性同

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怨彼勝己則此又同體之

變也故或助直而毀直則人非毀之於心或與明而毀

明人明過於己明而衆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於

體同也體同尚然夫人所處異勢勢有申壓富貴遂

達勢之申也身處富貴物不能屈是以佩六貧賤窮

匱勢之壓也之身在貧賤志何申展是以黑貂上材之

人能行人所不能行非凡衆人之動靜固及是故達有勞謙

之稱窮有著明之節謙材出于衆則履道坦坦幽人貞

吉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守常則益勢去則損是

故藉富貴則貨財充於內施惠周於外賈財有餘見

瞻者求可稱而譽之朱建受金而為食其惡是以見援

者闡小美而大之感其引援將順其美是以雖無異

材猶行成而名立夫富與貴可名立是乃至無善而

恭況他人乎處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而無勢有慈心

□□職不能援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內外無蔬食之饋

分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意義皆空薄怨望者並至

歸非者日多非徒薄己遂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

夫貧與賤可不懼哉乃至無尤而生謗無故世有侈
罪而見廢是故貧賤妻子慢沉他人乎
儉名由進退以行雖在良農能稼未必稱在是天下皆富則

清貧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人家皆饋之足路且有辭施

之高以獲榮名之利受得辭施之善利皆貧則求假無

所告粟成貧戶乏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乞假無遺

與嫂叔爭糟糠是故鈞材而進有與之者則體益而茂遂既

自足獲須給賜則名美行成所為遂達私理卑抑有累之者親戚並困

則微降而稍退下等不推而衆人之觀不理其本各

指其所在謂申達者為材能是疑於申壓者也雖材智

貴賤殊塗申壓富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寡失雖

外著故失繆之由恆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

是故非常見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譬金水

不外所屈於唐署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猶火外

偃照辭友麗燼一歲內四遷暗故主父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測其

玄機明異希非其尤奇異或以貌少為不足觀便疑其

陋或以瑰姿為巨偉見江充貌麗或以直露為虛華

以其款盡或以巧飭為真實悅而觀之是以早拔多

誤不如順次或以甘羅為早成夫順次常度

也苟不察其實亦焉往而不失故使順次亦不能識得

故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故鄭伯謝拔奇而

奇有敗則患在不素別故光武悔任意而獨繆則悔

在不廣問秦穆不從蹇叔廣問而誤己則怨己不自

信隗囂必存於漢是以驥子發足眾士乃誤韓信立

功淮陰乃震夫豈惡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

奇逸美異也故非常人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彊為眾

智之雋也而不以質弱荆叔色平而神勇為眾勇之傑

也不以色和然則雋傑者衆人之尤也奇逸過於衆

及聖人者衆尤之尤也通達過衆奇遠其尤彌出者

其道彌遠非天下之至精故一國之雋於州為輩未

得為第也郡國未及其雋異比於一州之第於天下為

棖州郡之所第目以比天下之雋天下之棖世有優

劣其人不可繼是以是故衆人之所貴各貴其出

己之尤則智謀勝己而不貴尤之所尤尤之尤者非

故衆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衆人明者羸知郡而不

能知第目之度乃未識郡國輩士之明能知第目之

度出輩明者羸知不能識出尤之良也未識出尤

尤之人能知聖人之教瞻之在前不能究之入室之

奧也如有所立卓爾雖由是論之人物之理妙不可

得而窮已為當擬諸形容其物宜

效難第十一知人材精微實自難知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是才奇遊雜有知之

而無由得效之難無己難由得薦之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

微奇智無精妙狀能神而明欲入其神其道甚難固難知

之難也難知人則哲惟帝乎是以衆人之察不能盡備守各

而已一方故各自立度以相觀采以己所能或相其形

容取以貌狀或候其動作取以進趨或揆其終始取以發正

或揆其儼象取以旨意或推其細微取以情理或恐其過

誤取以簡恕或循其所言取以辭旨或稽其行事取以功效

入者遊雜各以意之所可為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

但取其同於己不必兼故失者多是故必有草創信形之誤

或色貌取違又有居止變化之謬或身在江海故其接

遇觀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是以聖人聽言觀行

故淺美揚露則以為有異狀似異美深明沈漠則以

為空虛狀似無實分別妙理則以為離婁狀似離婁

口傳甲乙則以為義理強指物類好說是非則以為

臧否似明善否講目成名則以為人物似明賢愚平

道政事則以為國體似識國體猶聽有聲之類名隨

其音謂之不能明物皆隨行而為之名猶聽貓音而

者世之疑惑皆此類也是以魯國儒服夫名非實用

之不效北南箕不可挹酒漿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

退衆觀形而名之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智真

在中衆不能見故無外名而有內實故名由衆退而實從事章效立則

此草創之常失也淺智無終深智無始故衆故必待

居止然後識之所視其所止觀其故居視其所安安其

敦於達視其所舉近於義者富視其所與與嚴壯者

窮視其所為為勤於智術者貧視其所取取其分者然後

乃能知賢否反此者否賢此又已試非始相也試而相

也所以知質未足以知其略略在變通且天下之人

不可得皆與遊處得視其外狀可以或志趣變易隨

物而化是以世祖失之董卓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

易顧李軼始專心於光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

欲王莽初則窮奢極侈此又居止之所失也情愛如此

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既知其變故非常人

審之所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己難或所識

者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未及進達或所識者未拔

而先沒未及拔舉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公叔座薦

王不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禽息舉百里或器非時

好不見信貴實后方好黃老或不在其位無由得拔

所以抱璞泣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而何武舉公孫錄

是以良材識真萬不一遇也材能雖良當遇知己者

之遭萬一會須識真在位識百不一有也雖識己真以位

勢值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智達復須在位或明足

識真有所妨奪不欲貢薦雖妨奪故有不欲或好貢

薦而不能識真賢善而明不能識好是故知與不知相

與分亂於總猥之中故用賢而不用同於衆總紛然淆

亂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無身無位次不知者亦自以

為未識而身難在位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曰知人

之效有二難□□□□□□□□□□□□□□□□□□□□□□

而不□□□□□□□□□□□□□□□□□□□□□□

釋爭第十二賢善不伐況小事乎

蓋善以不伐為大能衆人之所小賢以自矜為損賢

而自賢之心是故舜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

遲而聖敬日躋彼二帝雖天挺聖德生而上哲猶懷

位天郟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于出犇此

大夫矜功陵物或宗夷族滅或逃禍然則卑讓降下

者茂進之遂路也江海所以處下也矜奮侵陵者毀

塞之險途也兇虎所以攫牢檻是以君子舉不敢越

儀準志不敢凌軌等常懷退下內勤己以自濟外謙

讓以敬懼獨處如見大賓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

福通於長久也子孫賴不見傷彼小人則不然矜功伐

能好以陵人初撫以巨細心是以在前者人害之奔縱

所害有功者人毀之恃功驕盈毀敗者人幸之覆敗

所幸是故並轡爭先而不能相奪小人競進智不相

籍兩頓俱折而為後者所趨兔極犬口而田父收其

人 物 志 卷下 八 中華書局聚

功由是論之爭讓之途其別明矣君子尚讓故涉萬里而途清小人好

爭足未動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貪則好勝雖聞德而路塞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讓之風意猶昧然

乃云古人之讓以得今人讓以在前為速銳以處後為

留滯故行坐汲沒以下眾為卑屈以躡等為異傑苟

起等不以讓敵為迴辱以陵上為高厲故趙穿不顧

羞負乘以讓敵為迴辱以陵上為高厲元帥堯子以

偏師是故抗奮遂往不能自反也譬虎狼食生物夫

以抗遇賢必見遜下相如為廉頗遂以抗遇暴必構

敵難灌夫不為田蚡敵難既構則是非之理必溷而

難明俱自是而非溷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

兩虎共鬪小者且人之毀己皆發怨憾而變生

亶也若本無憾恨遭事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凡相

必因事類其餘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為然也由言

角故信己之枝報亦又如之復當報謗終其所歸亦

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俱有形狀不知其實是以近

彼然則交氣疾爭者為易口而自毀也已說人之瑕

穢雖詈人自竝辭競說者為貸手以自毀辭忿則力

取其詈也為借手以自毀其為惑繆豈不甚哉借手自毀借口

然原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變訟者乎己能自

自責兩不言競皆由內恕不足外望不已所以爭者

變訟何由生哉或怨彼輕我或疾彼勝己是故心爭

望於人不自責而外也夫我薄而彼輕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固其宜矣

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親反傷也若彼賢而

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見輕在彼若德鈞而彼先

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固其常矣夫何怨哉且兩賢未

別則能讓者為雋矣材均而不爭優爭雋未別則用

力者為憊矣雋等而名未別是故藺相如以迴車決

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鬪取賢於賈復此二賢者知爭途不可由故回

車退避或酒炙迎送故廉賈肉袒爭尚滅矣故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

龍蛇之蟄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蟲微物耳尚知蟠屈況於人乎是故君子知屈之

可以為伸故含辱而不辭韓信屈於辱知卑讓之可以

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展喜犒齊師之謂也及其終極乃轉禍而

為福晉文避楚三舍屈讎而為友相如下廉頗而使

怨讎不延於後嗣而美名宣於無窮子孫荷其榮蔭竹帛紀其高義

君子之道豈不裕乎若偏急好爭則身危且君子能

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鬪之大訟故君子慎其小

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之敗辱小入以不惡為無傷而不

去故罪大不可救怨在微而下之猶可以為謙德也怨

解惡積不可救怨在微而下之猶可以為謙德也在

織微則謙德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涓涓

遂成江河水漏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受離身之

害思復是以身滅而嗣絕也彭寵以朱浮之郟終有

覆亡之禍恨督責之小夷而族覆也禍福之機可不

慎哉二女爭桑吳楚之難作季郈鬪雞是故君子之

求勝也以推讓為利銳推讓所往無堅敵以自修為棚櫓己修

以敬物靜則閉嘿無害者泯之元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時

可以靜則重閉而元嘿時是以戰勝而爭不形動靜得

無與爭爭不以履正而後進力故勝功見耳敵服而怨不構怨構之有若然者

悔悛不存于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況色貌猶不彼

顯爭者必自以為賢人而人以為險詖者以己為賢

是己非人人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

又何可與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桺兕而攫虎其可乎

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有眾起險言

而行違必起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險言

入物志卷下 十一中華書局聚

以謙讓為務者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由於

者必覆輪而致禍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

等本無功而自矜一等為空虛自矜也故有功而伐之二

等故自伐其能功大而不伐三等故推功於物愚而好勝

一等故不自度量賢而尚人二等故自美其能賢而能讓

三等故歸善於物緩己急人一等故性不怨人急己急人

二等故福戾峭刻急己寬人三等故謹身恕物凡此數者

皆道之奇物之變也是心不純一三變而後得之故人

莫能逮也何由能及其下等夫唯知道通變者然後能

處之不處上等而失者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伐

其功美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不貪其賞夫豈詭

譽自生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豈故不伐辭賞

遇以求之至直伐於中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與理會也

自損而行 小人不知自益之爲損故一伐而竝失伐自
成名立而 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
而行 毀而 不伐而名章而 讓敵者勝之也下衆者上之也退讓而
不爭 而理得而 讓敵者勝之也下衆者上之也敵服謙
尊而 君子誠能覩爭途之名險獨乘高於元路則光
德而 輝煥而日新德聲倫於古人矣避忿肆之險途獨道
嗷足 鳴鳳於 元曠然後 德輝 耀於 來今 清光侔 於往 代

人物志卷下

人倫志卷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

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

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無他釋然俱不協孔

才之意說文則為劭音同上但召旁從下耳訓高也

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

周公之才之劭是也今俗寫法言亦作邑旁劭蓋力

偏傍之別今定從劭云建安中為計吏指許太史上

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

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

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

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訓不為變豫廢

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衍謬誤也彧善其言敕朝

會如舊日亦不蝕魏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

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後與議郎庾疑荀
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
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

軍旅內營宮室邵作二賦皆諷諫焉景初中受詔爲
都官考課邵作七十二條及略說一篇又以爲宜制
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正始中執經講學
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
追贈光祿勳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上疏
盛稱邵才史臣陳壽亦曰邵該覽學籍文質周洽云

劉昞字延明燉煌人也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坐神志湛然曰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暲據涼州徵爲儒林祭酒從事郎暲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昞時侍側請代其事暲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暲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言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

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行於
世沮渠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
於西苑躬往拜焉號元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
牧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魏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
中郎後遣歸道病卒以上竝案邵昞本傳刪取其要
云廣平宋庠記

後序

余嘗三復人物志而竊有感焉夫人德性資之

未始有異也而終之相去懸絕者醇駁較於材隆
汙判諸習曰三品曰五儀胥是焉而賢不肖殊途矣
是以知人之哲古人難之言貌而取人者聖人弗能
也茲劉邵氏之有以志人物也乎修己者得之以自
觀用人者持之以照物烏可廢諸然用舍之際人材
之趨向由之可弗慎乎精於擇而庸適其能篤於任
而弗貳以私則真材獲用大猷允升

偏聽昭

擇魚目混珠

左馮翊王三省識

世祖具表... 卷之三... 古為帝王三書... 校而用不... 而... 文... 焉... 出... 長... 長... 未... 余... 對...

跋

右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魏劉劭撰案隋唐經籍志
 篇第皆與今同列于名家十六國時燉煌劉昝重
 其書始作注解然世所傳本多謬誤今合官私書
 校之去其複重附益之文為定本內或疑字無書
 可證者今據眾本皆相承傳疑難輒意改云劭之
行曰簡暘而明矜之火之德也徧檢書傳無明矜之
證案字書矜者以石刺病此外更無他訓然自魏
晉以後轉相傳寫豕亥之變莫能究矣
 無意義自東晉諸公草書啓字為然疑為簡暘而
 明啓耳文寬夫題